

[苏联] 勒·卡赫斯著

332 03/8



友 伴

YOUBAN

友 伴

〔苏联〕勒·卡赫斯著

苏学铭译



江蘇文藝出版社

· 內 容 介 紹 ·

本书以苏联爱沙尼亚革命前夕为背景，通过一群阶级出身不同的中学生，细致而又生动地描写了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揭露了资产阶级学校的丑恶面貌和本質，同时还涉及当时工人阶级的地下革命活动以及他们对统治阶级的反抗。书中主人翁柯依脱和拉赫等几个工农出身的青年，就在这样不断斗争中锻炼成长起来。

Л. КАХАС.
ДРУЗЬЯ
Детгиз, 1953

友 伴

(苏联爱沙尼亚)勒·卡赫斯著

(苏)勒·契維契洛娃俄譯

苏 学 銘 中 譯

江苏各书刊出版业許可証出〇〇四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南京湖南路十一号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29 印张 6 9/29 字数 140,000

一九五九年三月第一版 一九五九年三月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100

目 录

第一章	級任教师	1
第二章	“团結的大家庭”	11
第三章	庫斯达斯舅舅	18
第四章	汉尔密	25
第五章	中学生活的第二天	30
第六章	教师和学生	37
第七章	第一次記上考勤簿	42
第八章	巴烏尔·拉赫	46
第九章	华利多·西斯克的生日	54
第十章	維路組織“排球队”	63
第十一章	犹达	70
第十二章	經濟危机	76
第十三章	秘密	80
第十四章	拉赫的建議	86
第十五章	第一学期的最后几天	95
第十六章	跟蹤	102
第十七章	全班“团結一致”	110
第十八章	搜查	116
第十九章	第二天	122
第二十章	柯依脫的病	1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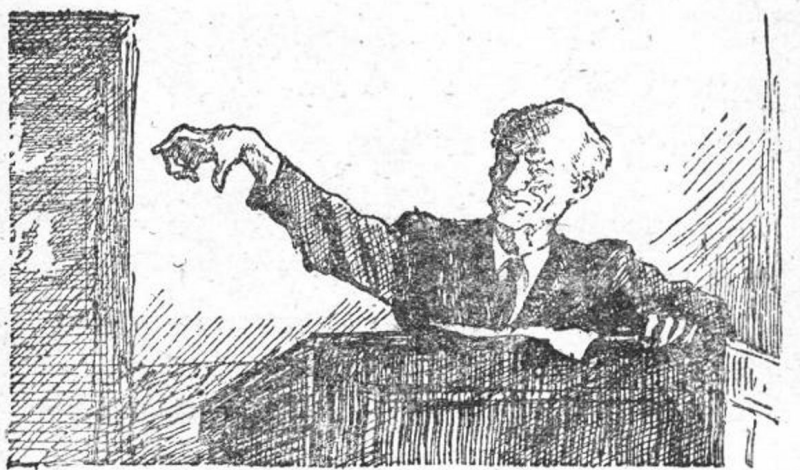
第二十一章	“自己的課”	135
第二十二章	教室里出現了傳單	141
第二十三章	五一節	145
第二十四章	出賣	153
第二十五章	維路在教師休息室里的見聞	157
第二十六章	拋簽	167
第二十七章	“暴徒”	170
第二十八章	路打開了	181

第一章

級任教師

“好啦！現在大家都明白了吧？”阿德里安·雅尔夫索向全班問道。他是教愛沙尼亞文的教師，同時還是本班的級任。他一面問，一面打着手勢，就象要從空中拔掉一根釘子似的。

寬敞的教室裏一片肅靜。只有零零落落幾個胆怯的聲音回答“明白了。”



1958.02.25

級任的眼光打量着新學生們的臉。這一班共有三十三個新生。三十三副不同的臉，三十三雙不同的眼睛。現在他們全都很嚴肅地聚精會神地坐在那里。看不出有絲毫敵視的征象。大家都注意地望着級任老師，可是老師心里却想道：

“我知道你們！頭一天你們全是不聲不響的，可是你們休想騙得過我。我把你們全都看透了……”

雅爾夫索在中學里教書，這並不是頭一年。他所教的班級，不知有多少已經畢了業！也不知有多少次他曾經把自己的學生送出學校那沈重的大門，看他們走上生活的道路！現在這一班新生，他也要從一年級一直教到五年級。這可並不那麼簡單。雅爾夫索明白……今天這些學生甚至不敢回答他提出來的最簡單的問題，明天，你就是不問他們，他們也會發表意見的，等到了高年級的時侯，他們還會把你追問得走投無路呢。

他一回想到過去那段可怕的日子，背上就不禁感到一陣寒顫。當然，那時候愛沙尼亞完全是另外一種情況。什麼戰爭啦、革命啦、布爾什維克思想啦……現在，這一切決不會再出現了。愛沙尼亞國境內已經建立了堅強的秩序，到學校來上學的，也首先是頒布和維護這個制度的人們的子女。

可是，總歸還是有些學生是從市郊、從工人區跑來的。對這些人可要注意！對他們要特別留神！數學教師巴達里認為，正是工人的子女才是最最有才幹的學生。可是，假如這些小伙子的頭腦里裝滿了革命思想，那麼，就是有才幹又有什麼意義呢？看得出來，他們並不喜歡目前的制度。既然這樣，他們又為什麼要鑽到這裡來呢？讓他們去進工藝學校好了，讓他們去當木匠，去當鐵工，哪怕是當個掃煙囪的也行呀！校長也在抱怨這些學生從來不按期繳納學費。他們的家長老是一再請求緩期。

老是說什麼經濟困難。既然經濟困難，那就叫他們到鄉下去好啦。那兒需要勞動力。可是又不肯，偏偏要往學校里鉅。

現在，在這個教室里就坐着幾個外衣又舊又破的孩子。他們會跟那些規規矩矩的學生作對的。有一點雅爾夫索可以用自己的禿頭來担保：明天，這些穿破舊外衣的孩子就會把听话的學生叫作“媽媽的乖兒子。”

雅爾夫索打開面前的新點名冊。十一點正，他和全班學生應該在大禮堂听校長講話。現在是十點十分，到十一點還有五十分鐘。必須抓紧時間。

“好吧！現在我要問你們幾個問題，你們要回答得簡短明了。簡短，明了。懂嗎？”

“懂啦！明白啦！”這一次，教室里回答的聲音已經比較大胆些了。

“我按照字母的次序一個一個地問，現在就从‘阿’這個字母開始……阿吉瑪·納蒙！”

從第一張課桌後面不慌不忙地站起來一個孩子，他穿着一身高價的咖啡色英國呢制的服裝，系着鮮艷的領帶，頭髮往后梳着，顯然比學校的規定要留得長一些。這孩子安詳地推開面前的書本，很沉着地回答說：

“我就是！”

“從哪個學校來的！”

“從庫巴來的。”

雅爾夫索臉上有許多皺紋。當他微笑的時候，皺紋就一起聚到嘴角上，現在他好象是打算笑一下：

“你父親是什麼人？”

“社會黨人！”

教師臉上的皺紋一下子就散開了。他額上雙眉之間形成了一道深溝。

“我問的是他的職業。記住，大家都記住：我們這裡是不談政治的。這裡是學校，是規規矩矩的學校。政治是在別的地方談論的，在國會上才談政治。”

“我父親是國會議員。”

教師額上的深溝不見了，皺紋重新又聚到嘴角上。

“好极了！好极了！阿吉瑪，按字母來說，你的名字在班上是頭一個。我希望在學習上你也能得到第一。你可以坐下啦。現在，下面一個……阿斯捷里·愛德加爾！”

“有！”

“哪一個學校的？”

“柯柏里小學。”

教師很不喜歡聽到這個字眼。在革命的日子裡，給他惹了許多麻煩的，就是從柯柏里來的一些小伙子。頑皮搗蛋的學生也有是從庫巴來的。但是……雅爾夫索很會辨別違反校規的搗亂分子。他們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種人歡喜在教室裡胡鬧，歡喜打架，跟教師搗鬼，抽煙，甚至喝酒。當然，這一切行為都是應當禁止的。可是誰沒有過少年時代呢？難道能夠把這類學生拿來和另外一種搗亂分子相提並論嗎？那些傢伙經常不滿意學校紀律，歡喜談論另一種教育制度，談論蘇聯，談論社會主義。這一切，也不知他們是從什麼地方知道的！正是對這種搗亂分子應該毫不留情。並且應該一開始就嚴厲對待。

也就是因為這個原故，教師現在才如此仔細地端詳着這個從工人區來的寬肩膀的孩子那張善良的臉。

“你的父親是什麼人？”

“他是克罗里工厂的工头。”

雅尔夫索放心了。究竟还是个工头，不是一个普通工人。

“你可以坐下了。”

一直到‘勒’这个字母，点名全进行得很顺利。

“巴烏尔·拉赫！”

从座位上站起来一个戴眼鏡的孩子。他那張晒得黑黑的，精神充沛的臉和那双大胆的眼睛，使人一下子就記住了。他簡單清楚地答道：

“有！”

“从什么学校来的？”

“柯柏里小学。”

又是柯柏里！雅尔夫索額上的深沟又出現了。他并没有提高声音，可是却严厉地申斥說：

“有礼貌的学生总是把上衣的紐子扣得好好的。”

关于什么是“有礼貌的学生”，拉赫有他自己的看法。但是他不能反駁，他的上衣确实嫌紧，上面的扣子常常会脫开来。实在沒有办法可想了。要把这件衣服放长倒还可以，如果想要把它放寬，就連媽媽也沒办法。媽媽千方百計好不容易才把父亲的一件旧上装拼拼湊湊給拉赫縫成了这件外衣。

“你的父亲做什么？”

“在医院收款处工作。”

“你信新教嗎？”

“不信。”

“那么是希腊天主教徒罗。”

“也不是。”

教师抬起头来：

“这是什么意思？”

“我什么教也不信。”

“可是你总受过洗呀？”

“那时候又不由我自己作主。”

級任教師的臉皺得好象一塊給人使勁捏住的海綿。這孩子透過他的眼鏡望着你，那眼光是多么傲慢和大胆啊！

雅爾夫索不知道說什麼才好。可是總得說兩句呀。

“現在，你總可以把上衣扣好啦？”

拉赫一聲不響地把扣子扣好。

“坐下吧！……列密爾特·柯依脫！”

“有！”

柯依脫從座位上站起來，望着教師，等待着。柯依脫的身材很高，頭髮是淡黃色的。

“哪個學校的？”

“第十七小學。”

“你的父親？”

“父親去世了。”

“母親呢？”

“媽媽……媽媽替人家洗衣服。”

“你上學不會給你母親增加負擔嗎？過去我們這裡也有過象這樣的情況。跑來了，念上一年、兩年，又丟下不念了。白白地浪費金錢和時間。”

“舅舅可以貼補我們幾個錢。”

“哦，那就是另一會事了。你舅舅是幹什麼的？”

“印刷工人。”

“哼！……你信什么教？难道又是一个无神論者？”

“我們信新教。”

“好，坐下吧。”

柯依脫坐了下来。他很滿意，教師沒有追問父親的事情。

“阿尔沃·列別克松！”

“有，老师。”

列別克松的举止安詳，圓圓的臉，穿的是一身漂亮的天鵝絨服裝。一看就知道是个規規矩矩的好學生。

“犹利烏絲，洛赫貝爾格！”

“在这里！”

雅尔夫索的眼光停留在一个慢吞吞地站起身來的孩子身上。原来首都著名大商人犹利烏絲的繼承者就是这个样子！他的头发往后梳着，上面擦得油光光的。肥下巴底下，帶着一个蝴蝶領結。身上穿的是价格昂貴的一身新裝。他口袋里，就象个小雜貨鋪似的，裝滿了形形色色的东西，有一半貨色已經掏出来放到課桌上了。本来，他父亲也是从做小生意起家的，可是現在已經拥有两幢大石头房子和市中心的一座大商店，另外还有股票……总之，一句話，这就是犹利烏絲·洛赫貝爾格！

“請你記住：任何时候也不要把无关紧要的东西帶到学校里来！”

“好吧。”

小犹利烏絲坐下去了。班上的學生发觉：他的嘴巴一刻不停地老在嚼着。

教師又叫了几个不需要多問的學生，随后叫到了华利多·西斯克。教師一下子就想起了那位穿着鮮艳的連衣裙、大嚷大叫的太太。她亲自把她那“模範的，但是有些任性的孩子”送到学校里来。这位謹慎的媽媽首要的任务就是来报导：她的丈夫，也就是西斯克的父亲，是一位

牧师；同时，她自己的妹婿是一位政界中的人物。希望教师参考这些“情况”。

“模范的孩子”也明白这种“情况”。这时他懒洋洋地随随便便站在教师面前。一绺黑发搭在额上。眼光是自負的。嘴唇任性地噘着。他穿着藍色白道的海軍服和短袴。这身衣服和他那高大肥胖的身軀絲毫也不相称。

西斯克的媽媽那天还告訴教师說：去年她的儿子是在另外一个中学里念书的。可是在那儿人家要他留級。她受不了这种沒良心的决定，因此把孩子送到这里来了。她希望能在這裡找到公正而懂事的教师。

雅尔夫索向西斯克太太暗示：她做得很对，这个学校对規規矩矩的学生，特别是对有亲人在政界工作的学生，是决不会吹毛求疵的。

現在雅尔夫索正在証实自己的諾言。他講話的声音又柔和、又亲切，可是当他喊到下一个名字的时候，他的声音立刻又变得严厉了。

“亚力克賽·薛斯达尔！”

沒有人回答。

“亚力克賽·薛斯达尔！！”

还是沒有人答应。

学生們一个个东張西望起来。好奇的眼光从一个課桌上轉到另一个課桌上，最后又莫名其妙地回过来望着教师：不要是他弄錯了吧？

但是教师並沒有喊錯。点名冊上，白紙黑字明明写着：亚力克賽·薛斯达尔。

“亚力克賽·薛斯达尔!!!”这是第三遍了，教师的聲音已經变得可怕起来。

“有……”终于从最后一排傳來一声回答。

“你在那儿想什么？教师跟你說話的时候，應該站起来！”

薛斯达尔笨手笨脚地站了起来，不知所措地望着教师。他在想什么呢？其实並沒有想什么。他不过是惊奇罢了：他們这间教室多么大啊！单是这一間大概就可以容納下塔密柯乡村小学全部。这里又是多么亮，多么干净啊！在这儿，根本不用担心有蟑螂爬到带来的早点里去。

“从哪个学校来的？”

“……这儿，大家身上穿得又是多好啊……”薛斯达尔臉紅了：因为只有他穿的一身衣服是土布做的。

“在問你話呢！”

当然，他也知道，現在問的正是他。“喂，从哪个学校来的？”

“塔密柯小学。”

“坐下！”

教师全都弄明白了，而且時間也不多了。

“維路·吐克！”

“在这里！”

維路一下子跳了起来，就象下面有个很紧的彈簧把他彈起来的一样。他的动作敏捷，黑黑的臉上长着雀斑。左眉上面有块淡淡的伤疤，一头鬚发乱蓬蓬的。他正是維路·吐克，一点儿也用不着怀疑，因为他的名字已經用小刀刻在課桌上，只差最后几个字母了。

当然，維路也知道，乱刻課桌是禁止的，但是对于象他这样天真的小伙子來說，各式各样的禁令未免是太多了。

我們只要看一看不久以前他怎样对付一个可恶的中学生那件事情吧。那个学生的潑辣的媽媽管儿子叫“布比”，可是工厂街的孩子們却罵他是“金牙齿”。这个金牙齿布比經常戏弄比他穷的孩子。最近他唆使一群小孩打起架来。他站在院子里，把糖果給他們往篱笆外头丢。这

些孩子平时难得吃到糖果，于是大家你抢我夺的打了起来。这正是金牙齿所希望的。

当然，維路狠狠地打了那个家伙一顿，跟着，麻烦的事情就来了。要知道，象“金牙齿”这一类的人是碰不得的。禁止……你们看吧，就是这些禁令！

維路流利地回答了教师的问题，说他过去在第九小学念书，父亲是五金工人，他住在工厂街，然后坐下来，重新起劲地在桌上刻自己的名字。維路有个脾气，一件事情既然已经开始，决不允许丢开，即使这件事是禁止做的，他也决不半途而废。

“亚尔卡吉·伏尔斯特！”

“我在这儿，老师！”一个孩子尖声尖气地应道。

“你的父母做什么？”

“父亲是发明家，妈妈照管铺子。”

“发明家？什么，什么……”

“一点不错，他发明了一种专卖的瓶塞，老师。”

教室里哄堂大笑。

“静一些！请大家静一些！”教师向全班说。“没有什么可笑的！……伏尔斯特，你住在哪里？”

“我住在我們自己的房子里。我們还有一个自己的花园，老师。”

“我問的是住在哪条街上？”

“在两条街的拐角上，在工厂街和……”

柯依脱好奇地仔細打量这个矮个子、鼓眼睛的伏尔斯特。那么說，这孩子就是那位会吵的、有脾气的伏尔斯特太太的儿子了。柯依脱的妈妈經常从伏尔斯特太太那里拿衣服回来洗。

維路也認出来了：眼前这个尖嗓子的同学正是“金牙齿”的弟弟。

阿尔弗莱·塔尔克！”教师喊着并且看了看表。

要快一点才行！他看了一眼站起来的学生。塔尔克穿着一件鲜艳的衬衫，结着领带，领带上的结打得有洋山芋那么大，下面穿着一条不合身的肥裤。

“坐下吧！”

点名总算结束了。

还剩下几分钟。级任叮嘱新学生不要忘记校规，并且提醒大家，在校长讲话的时候应当注意什么。

“要静悄悄地站着，绝对寂静地……”

第二章

“团结的家庭”

薛斯达尔跟随班上的同学走进了大礼堂，他惊奇得气也透不过来了。他从来还没到过这样好的房子。这里是多么明亮和宽敞啊！要把整个大厅烧暖，得用多少木柴！这些大窗户上要装多少箱玻璃啊！在他们塔密柯乡下，大财主别里克曼在自己新房子上装了一百卅二平方英尺的玻璃窗；可是，要是把别里克曼的房子跟这所大厅比，那简直是个可怜的小棚棚了，这正象薛斯达尔家的茅屋与别里克曼的房子不能相比一样。这些柱子作什么用的呢？怎样造起来的呢？薛斯达尔仰着头，望着柱子上精致的雕刻。要做出这样奇妙的活儿，得有多么精巧的手艺啊！这一切是多么好看啊！

薛斯达尔深深叹了口气，声音很响，以至于正从他旁边走过的西斯克嘲笑说：“乡下佬，叹什么气？把嘴闭闭紧，不然你的心要变凉的！”

也許，真的最好不要露出你对什么都惊奇的样子，因为除了他，再也没有别的人瞪着两眼望着这一切了。孩子們在这里感到象在家里一样自由自在。他們在大厅里前前后后的走动。大概他們自己住的也是这么富丽的房子，有几个学生甚至起劲地玩起来了，他們吵吵鬧鬧，你推我，我挤你。洛黑貝尔克在催塔尔克，要他归还一块橡皮和五十分錢的旧債；伏尔斯特正在給維路看一个做得很巧妙的有发条的甲虫，要是今天上了发条，明天它就会噠噠地叫起来，真是新发明！西斯克吹嘘說：他有一根真猎枪，一根了不起的猎枪！

突然，吵吵嚷嚷的声音靜息了。大厅里。噤噤喳喳一陣耳語：

“来了，来了……”

“就是他嗎？”

“当然罗……”

一位个子高高的、戴着金边眼鏡的先生不慌不忙地穿过大厅向講台走去。他那严肃的面孔，庄重的姿态，使人确信，——这就是校长。他向學生們打招呼、問好，对每个人都报以微笑，就仿佛一个好脾气的爸爸給听话的儿子几个零花錢似的。登上講台以后，他还償給学生以同样的微笑。

桌子上摆了两盆嬌弱的喇叭花，在两盆花中間放着一杯开水。現在大厅里所有的人都注視着他，而他拿起了水杯，威严地喝了两口。然后，抬起眼睛望着无人的地方，滔滔不絕地講起来。

从學生們的面部表情看来，象是全神貫注的听着，可是，校长的話差不多全从他們的耳边溜了过去。只有几个学生竭力想把校长的話听进去。例如：柯依脱，他就屏住气息靜听着。世界上有多少漂亮的字眼啊！假如把这些字眼一个个分开，它們就变得毫无意义；可是把它們聚集起来組成句子，那就不得不讓人惊叹它們的奧妙。